

当报复成为惟一的动机，
就再也无法救赎灵魂。

动机

巧合使一切充满意味，
也使一切显得可疑。

王松◎著

长征出版社

41402/3117

当报复成为唯一的动机，就再也无法救赎灵魂。
与合使一切充满意味，也使一切显得可疑。

动机

王松◎著

目录

- 引子 / 1
- 第一章 尸体也会被“谋杀” / 2
- 第二章 从一桩命案开始 / 8
- 第三章 凶手溶化在雨夜里 / 14
- 第四章 越危险就越安全 / 19
- 第五章 为案情追根溯源 / 22
- 第六章 冰冻三尺的仇恨 / 28
- 第七章 让他难忘的女人 / 33
- 第八章 冤有头债也有主 / 40
- 第九章 小莲这个女孩儿 / 44
- 第十章 走投无路的选择 / 49
- 第十一章 一桩难忘的旧案 / 55
- 第十二章 令人费解的窃贼 / 61
- 第十三章 关于犯罪的定义 / 68
- 第十四章 如果这些是真的 / 73
- 第十五章 真诚来自于谎言 / 77
- 第十六章 在罪与非罪之间 / 84
- 第十七章 当事人不可理喻 / 88
- 第十八章 从周华想到吴明 / 94
- 第十九章 他的第一个女人 / 98
- 第二十章 关于素芸的故事 / 102
- 第二十一章 能吃饭的清水街 / 106
- 第二十二章 吴老板的青背犬 / 111
- 第二十三章 教体育的常老师 / 113
- 第二十四章 莫名其妙的火灾 / 118
- 第二十五章 没有逻辑的逻辑 / 122
- 第二十六章 煤气站迷雾重重 / 126
- 第二十七章 热点往往是盲点 / 131
- 第二十八章 事情越弄越复杂 / 136
- 第二十九章 黄医生的黑诊所 / 140
- 第三十章 常老师确有动机 / 142
- 第三十一章 黄医生也有动机 / 147

第三十二章	是谁杀了吴老板 / 152	第五十一章	他的第三个女人 / 234
第三十三章	嫌疑最大的目标 / 157	第五十二章	太平间与夜总会 / 238
第三十四章	他的第二个女人 / 160	第五十三章	在人鬼之间穿行 / 242
第三十五章	神秘人物兰克多 / 166	第五十四章	尸体旁边的阳光 / 246
第三十六章	无意中露出马脚 / 171	第五十五章	狭路总有相逢时 / 250
第三十七章	想说不爱不容易 / 174	第五十六章	不可替代的谋杀 / 254
第三十八章	刻骨铭心的开始 / 179	第五十七章	末班车上的乘客 / 259
第三十九章	爱情不是万能的 / 183	第五十八章	吴明的客观讲述 / 263
第四十章	总有水落石出时 / 189	第五十九章	不言而喻的嫌疑 / 268
第四十一章	他的多米诺骨牌 / 193	第六十章	莫名其妙的细节 / 272
第四十二章	眼镜拦路抢劫案 / 197	第六十一章	难以置信的巧合 / 276
第四十三章	蔡晶晶是坏女孩 / 202	第六十二章	充满意味的分析 / 281
第四十四章	事态开始复杂化 / 207	第六十三章	百密也总有一疏 / 284
第四十五章	终于扯出了赵强 / 211	第六十四章	张三狗和李老瓜 / 289
第四十六章	凶杀发生在深夜 / 214	第六十五章	没有悬念的答案 / 294
第四十七章	凶手应该不是他 / 218	第六十六章	重返宁阳的目的 / 300
第四十八章	赵强终于露面了 / 224	第六十七章	无可奈何的选择 / 304
第四十九章	事情终于现转机 / 227	第六十八章	家乡永远的太阳 / 309
第五十章	这个世界的出口 / 230	第六十九章	值得一读的手记 / 314

一个警察和一个罪犯，往往会形成一种相对的关系。我这里所说的相对并不是指对立。事实上，警察与罪犯的对立关系也不言而喻。我所要说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个警察和一个罪犯会莫名其妙地相互纠缠在一起，如影随形，盘根错节，似乎谁都无法摆脱谁。如果从宿命的角度讲，这也许是注定的。警察的天职当然是将罪犯绳之以法，而罪犯的本能则是要逃脱法律的惩罚，或者更具体一点说，是要逃避警察的追捕。

这样一来，这种特定的关系也就形成了。

曾经有人将警察与罪犯比喻成猫和老鼠的关系，或者是鹰和兔子。其实，这并不十分准确。猫在捕捉老鼠时，心里想的只是如何将老鼠吃掉；尽管我们无法像鹰一样飞上天空，但鹰的心理也能揣测，它在俯冲下来捉拿兔子时，肯定也没想过要把自己与兔子换位思考。猫就是猫，鹰就是鹰，尽管它们都是自己对手的天敌，却并不完全像警察。

能与对手换位思考，应该是警察的基本素质。

我说到这里，你就应该明白了。对，我的职业是一个警察，而且是一个年龄虽不算太大却有着丰富阅历的警察。有一段时间，我就曾和一个年轻人纠缠在一起。我至今仍还称他为年轻人，是因为尽管他所做的一切都足以证明，他应该就是一个犯罪嫌疑人——当然，我作为一个警察，在理智上也这样认为，但在感情上，我却始终不愿承认这一点。他的那双眼睛让我很难忘。从我第一次见到它，我的心里就猛地震颤了一下，我凭着多年的经验意识到，这应该是一种死刑犯的目光。也就说，如果有适当的时机，他一定会干出只有死刑犯才会干出的事情。但同时我又发现，他的目光里还有一种单纯。这单纯，在今天年轻人的眼睛里已经很难找到。我想不明白，一个有着如此单纯目光的年轻人，怎么会做出那样一些令人震惊的事情。警察往往就是这样，职业的特殊性会让你敏感，而敏感又会使你发现一些常人很难发现的细节，于是，也就经常使你处于一种矛盾复杂的心态当中。

这种心态会让你感到沉重，而且，这沉重又永远无法摆脱。

虽然如此，我还是很热爱警察这个职业。

我觉得，作为一个警察，这职业令人骄傲。

第一章 尸体也会被“谋杀”

1

我所说的这个年轻人叫高强。当然，这个名字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他叫吴明。不过为了后面讲述的方便，现在就还是权且叫他吴明。

我在刚接触吴明这件案子时，曾特意到宁阳县的公安局了解过。果然，在10年前，这里确实曾发生过一件很离奇的命案。命案是发生在一个夏天的晚上。据卷宗记载，整个案情看起来并不复杂。在那个晚上，一个叫刘童的年轻人与另一个年轻人在县城里的一家饭馆吃饭，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是在一起喝酒。据饭馆里的女服务员回忆，他们当时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异常，只是说话很少，两个人一直在不停地喝酒。他们喝的是一种叫“宁阳春”的白酒，这种酒的度数很高，而且很烈，但他们喝光一瓶之后，又要了第二瓶。后来，那个女服务员就走过去劝他们说：“你们这么年轻，看样子还不到20岁，喝这样多的白酒对身体不好，如果一定要喝，不如喝一点啤酒。”当然，这个女服务员解释，她当时这样劝他们也是饭馆老板的意思，啤酒的酒精度低，喝的自然要多一些，这样算起来还是卖他们啤酒能多赚一些钱。后来，他们果然又喝了很多啤酒，大约有十几瓶。再后来，这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也就是刘童，就有些醉了，被另一个扶着摇摇晃晃地走了。

也就在这一晚，这个刘童被人杀害了。

当然，说他被人杀了也只是一种推测。因为这件事发生以后，从始至终都没有找到刘童的尸体。也就是说，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失踪。这个叫刘童的年轻人身份很快得到确认，他竟然是宁阳县公安局长刘川的儿子。这样一来，这件事当时在宁阳的轰动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经过对整个案情分析，宁阳警方

认为，无论刘童是否已被杀害，出事的第一现场都可以确定下来，就是在他自己的家里。刘童平时不和父母一起居住，而是自己另有一处房子。经对现场勘察，在床上和地板上发现了大量的血迹，而且从痕迹看，凶手很可能将他从床上弄下来，在地上拖了很长一段距离。但是，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刘童的房间里除去血迹和拖痕，却再没有留下任何证据，甚至连一个有价值的指纹都没有。从这一点看，似乎也就还有一线希望，既然没发现尸体，那么被害的会不会不是刘童呢？但经过对现场的血迹进行化验，得出的结果却令人失望，血迹就是刘童的，而且只是他一个人的。这也就是说，无论刘童死与没死，在这个出事的夜晚他都确实遭到过伤害。但在当时，令宁阳警方不解的是，这个胆敢攻击刘川局长儿子的人究竟是谁，在攻击之后，他又将刘童的尸体弄到哪去了呢？

宁阳警方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那天晚上与刘童一起喝酒的年轻人身上。经向饭馆里的那个女服务员了解，这个年轻人很面生，好像从来没见过。这个女服务员说，刘童是这家饭馆的常客，平时经常跟他一起来喝酒的朋友，她基本一眼就能认出来。她十分肯定地说，那天晚上和刘童一起喝酒的那个年轻人，过去从没来过这里。于是，这个神秘的年轻人也就立刻成为重点怀疑对象。不过据卷宗记载，经过一段时间的排查和暗访，却始终没有找到这个年轻人的踪迹。后来宁阳警方又拿来一些人的照片让这个饭馆女服务员辨认。这些照片上的人大都与刘童有些旧仇或宿怨。但这个女服务员看了却频频摇头，说都不是。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从此以后，刘童就彻底失踪了。

2

我在宁阳县公安局了解到的这个案子，立刻让我兴奋不已。因为据吴明交代，他那一次杀的那个人就叫刘童，而且也正是当时宁阳县公安局长的儿子。这样，将整个案情串起来，也就合乎逻辑了。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我发现，这个叫吴明的年轻人在交代问题时态度还算诚恳。这些年来，我接触犯罪嫌疑人一向有一个原则：无论他干出了什么事，只要肯承认，其他的事情就还好说。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犯罪动机往往千奇百怪，所以，一个犯罪嫌

疑人也就并不能等同于一个“坏人”。“坏人”可能会逍遥法外，甚至还披着“好人”的外衣混在我们身边，而一个很普通的正常人，甚至是善良正直的人，却很可能因为一念之差身陷囹圄。

关于吴明的身世和具体案情，我在后面还会详细提到。

吴明是在一个月色清澈的夜晚带我们来到瘦龙河边的。这里是一片早已荒弃的坟茔地，距宁阳县城大约1公里左右。来这里的时间是由我决定的，因为这一次来，是让吴明指认地点，确定证据，也就是要挖掘一具尸体。根据吴明供述，他将这具尸体埋在这里至少已有10年时间，可以想像，一具尸体在土里埋了10年肯定早已腐烂不堪。为了不给周围村民造成不必要的影响，同时也便于我们展开工作，只好把时间选在晚上。

幸好这一晚月色明朗，周围的能见度很好。

第一步确认地点很顺利。虽然已过去10年，但吴明没费多大气力就找到了位置。他来到一片草丛跟前，指着一块横卧的石碑说，就是这里。

我看看他，再一次确认，你记清楚了？

他微微喘出一口气，点头说，很清楚。

借着月色，我发现，他的脸上微微抽动了一下。

我的几个同事立刻用事先准备好的铁锹用力在草丛里挖起来。铁锹铲在草根上，发出一阵阵的断裂声。翻出的泥土泛起一股潮湿霉烂的气味。很快就在土里发现了东西。大家扔掉铁锹，轻轻将土扒开，就露出了一个巨大的塑料包裹。我的同事将这包裹轻轻地从土坑里抬出来，放到地上。包裹的特征与吴明交待的基本相符。外面是一块包裹得很紧的巨大的塑料布。这种塑料布在今天已不多见，当时不知吴明是从哪里搞来的。在塑料布的外面还缠了一些绳索。解开这些绳索，打开塑料布，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就散发出来。我走到跟前，用手电筒照着看了看。由于尸体早已高度腐烂，已经辨不出性别，不过从身上残破的衣服碎片还能看出，应该是一个男性，而且年龄很轻。吴明的脸上一直很漠然。他并没去看那具尸体，只是不时地左顾右盼，似乎眼前的这件事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我对他说，你再看一下，是不是你说的那具尸体？

他伸过头去朝尸体看了一下，说对，就是他。

我立刻说，你说清楚，他是谁，具体名字？

刘童。他说。他就是我说的那个刘童。

你再看一看这块塑料布，还有绳索。

我朝地上指了指，又对他说。

看什么？

这些东西，当时是不是你找来的？

当然是。

你用它们干什么？

包裹尸体。

我点点头，说好吧。

然后，我让人将笔录拿给他，让他在上面签了字。

3

这具被挖掘出的尸体虽然已经高度腐烂，但在法医的手下还是能解读出大量的信息。经过对尸体的检查化验和分析，可以确定，死者正是刘童本人。但接下来的尸检结果却令人大感意外。不过，对于我来说，这个结果并没有出乎我的预料。看到尸检报告的当天，我立刻又提审了吴明。吴明的表情有些疑惑。在与他接触的这段时间，他的反应一直很坦然，似乎所有的事情对于他来说都无所谓，也早在他的预料之中。

但这一次，显然，他摸不准我为什么又要提审他。

我并没有急于提问，而是先盯住他看了一阵。

吴明，请你把10年前那天晚上的事再说一遍。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你们也做过笔录。

现在，请你再说一遍。

为什么？

这个问题，我不必回答你。

可是，我再说还是那些内容。

你能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吗？

当然能。

如果能，你就再说一遍。

好……好吧。

他轻轻哼了一声。

吴明这一次说的与前几次相比，确实没有太大出入。他说，在那个晚上，他将事先准备好的那把蒙古刀带在身上，就去了刘童独自居住的那处房子。他早已摸清了刘童的住处。刘童是住在宁阳县城的郊外，一个叫“梨香苑”的新建住宅小区。由于这里的房价很高，所以居住的大都是些有钱或有身份的人。吴明知道，刘童的这套房子是他父亲给他买的，里面的装修也很豪华。其实，吴明那天晚上去找刘童只是想碰一碰运气。他并不能确定刘童一定就在家。因为此前他已来过很多次，但每次来，都发现刘童家的那几扇窗子黑洞洞的。然而这天晚上，他一转过那个花坛，却发现一楼的那几个窗子亮起灯来。他的心跳立刻加快了。他先用手摸了摸插在腰间的那把蒙古刀，又朝四周看了看，然后就蹑手蹑脚来到那几个窗子的跟前。他慢慢伸出头，朝其中的一个窗子里看了看。这显然是一间厨房，里面只是一些厨具。接着，他就又来到另一扇窗前。也就在这时，他一眼就看到了正躺在床上的刘童。他断定刘童是刚刚喝了酒，因为他闻到，正有一股浓重的酒气从窗子里飘出来。他试探着伸手在窗子上轻轻敲了敲，见躺在床上的刘童并没有反应，于是就又来到刚才的那扇窗前，跳上窗台，钻进厨房，然后就轻轻地来到刘童躺着的那个房间。这中间，他曾经不小心碰到了什么东西，发出一声不大不小的响动，但他发现，刘童仍然没有反应，似乎睡得很沉。这一来，他的胆量也就越发大起来。他走进这个房间，来到床前，看着面色苍白的刘童。刘童躺在床上的姿态很恣肆，像一个大字形。这时，吴明的心里反而平静下来。他从身上慢慢地抽出那把蒙古刀，猛一下就朝刘童的身上扎去。他这一刀扎得很用力，也很准，应该就是心脏的位置。在他将刀插进刘童身体的一瞬，感到他的胸骨阻挡了一下，与此同时，还发出嘎巴一响，似乎是断裂的声音。也正是这一声，立刻刺激了他。于是，他又拔出刀连续在刘童的身上猛扎了几下。不过他还是感到有些悻悻，因为他并没有看到事先想像的那种血光四溅的情景。刘童的身上似乎没有太多的血，尽管也流出了一些，却并没有喷射得那样壮观。

不过，他说，他还是可以断定，刘童几乎是立刻就断了气。

4

吴明的供述与前几次毫无二致。这并没有出乎我的意料。但我发现，他这一次在交代那件事的过程时，每讲到一个细节似乎都在玩味，而且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我想，这大概与挖出那具尸体有关。看到了那具尸体，一定使他又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从宁阳回来，我再提审他时问，那天晚上，你确信他是喝醉了酒？

对，他已经喝得烂醉，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就像个死人一样。

我微笑一下，说，如果我告诉你，他当时确实已经死了呢？

不可能！吴明立刻鼓起眼说，这不可能！他是被我杀死的！

接着，他又迟疑了一下，问我，你说……他当时已经死了？

我点点头，说对，你当时杀的，不过是一具尸体。

这怎么可能？怎么……怎么会是这样？！

我略微沉吟了一下，说，这也正是我要问你的。

我告诉吴明，经过尸检可以确定，刘童当时的真正死因并不是他扎在他身上的那几刀，而是中毒身亡，估计是一种麻痹中枢神经的东西，但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物质，目前还不能确定。吴明听了，目光立刻黯淡下去。他慢慢低下头，半天没有说话。我凭着多年的职业经验，立刻猜到他此时是怎样想的，这个尸检的结果一定令他很失望，他宁愿做一个杀人犯，去承担杀人的罪责，甚至去为刘童偿命，也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刘童竟然不是他杀死的，早在他动手之前，他就已莫名其妙地中毒身亡，这样的事实肯定让他难以接受。

我又说，在出事的那个晚上，曾经还有一个年轻人和刘童一起喝过酒。

吴明立刻说，不是我，我怎么会和刘童一起喝酒？

我说当然不会是你，但你想一想，有可能是谁？

吴明想了想，摇摇头，说不知道，我想不出来。

我说，如果找到这个人，或许可以洗清你的一部分罪名。

他苦笑了一下，说，我不想洗清罪名，也没这个必要。

第二章 从一桩命案开始

1

我接触到吴明，其实是从另一桩杀人案开始的。

这是一起很大的杀人案，在当时轰动了全市，几乎各大新闻媒体都作了详细的报道。因此，我接手这个案子时，压力也就很大。但是，坦率地讲，在这起案件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没有寻找到破案的线索，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还没有锁定犯罪嫌疑人。我得承认，尽管事后我才知道，这个吴明不过是高中毕业，并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但他的综合素质却比普通人要高很多。他不仅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文化知识也很全面，加之又有很高的智商，这就使他具有很强的反侦察能力，也给我的侦破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我很快感到，这个案子不仅棘手，而且错综复杂。

事实上，在侦破这个案子的过程中，我只是通过大量的调查工作寻找相关证据，并将案情的脉络梳理清楚，而案情的具体细节则都是吴明在事后向我供述的。他的口才很好，叙述和表达的能力也很强。不仅是我，我的同事都有这种感觉。

我曾经半开玩笑地对吴明说，他应该去当作家。

他听了只是苦苦地一笑，说，还是等下辈子吧。

他说等下辈子。这让我的心里立刻酸楚了一下。

但我还是告诉他，我可以帮他找一个好律师。

2

我宁愿把吴明的供述称为一种讲述。

他在讲述这起命案的过程时，真的像是在讲一个惊险故事。在很多时

候，我只要把他的录音记录下来，稍加整理就可以。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他讲述的本身就很生动。

他就是从这起轰动全市的杀人案讲起的。为体现事件的真实原貌，我的记录基本还是尊重了他的讲述顺序。他的讲述看似时空交错，让人感觉似乎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其实不然，你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他的思路很清晰，也很有条理。

他说，直到这件事发生以后，他才发现，比他事先预想的要复杂得多。在那个出事的晚上，当他开着那辆凌志牌轿车狂奔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时，头脑中几乎一片空白。当时，外面突然下起大雨。这是他事先没有料到的。在雨水的冲刷下，两边的街景就像一堆光怪陆离的碎玻璃，在前面的车窗上放射出长长短短五颜六色的光线。腥红的霓虹灯光随着雨柱迎面扑来，像血一样泼洒着。当时，他一边开着车，心里一边就有些后悔了。他想，他不该将这个女孩带上车。此时，这个坐在身边的女孩喉咙里发出嗯儿的一声，看样子又要吐。

他回头看她一眼，心里在想，接下来该如何处置她呢？

吴明说，他当然不想伤害她。尽管在这个时候，把她杀掉是最省事的办法，而且对于一个刚刚杀了人的人来说，也是一种最简单的选择，但他却不想这样干。或者说，是下不去手。他很清楚，他和赵强的事只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事，跟这个女孩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就在刚才，当他抓住她用力往车里塞时，她回头对他说了一句话。

她睁大两眼看着他说，我……怀孕了。

她这样说，显然是误会了，以为吴明将她弄到车里，是要做那种事。但就是她的这句话，却立刻提醒了吴明。他想是啊，其实这个女孩又有什么错呢，她不过是和赵强在一起。而在此之前，她不可能知道赵强曾对他做过什么。但是，这个想法只在他的脑海中一闪就过去了。他立刻又意识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刚才发生的一切，这个女孩都已看在了眼里，如果让她就这样走了，也就等于放出去一张嘴，而且是一张非常可怕的漏风的嘴。女孩似乎已看出他的心里在想什么，立刻摇着头说不会的，我刚才什么都没看见，也不会对任何人说。

他盯着这个女孩，心里在反复犹豫着。

女孩连忙又说，我真的不会说，不会的。

也就在这时，他发现这女孩的眼里闪动了一下。他立刻警觉起来。这些年，他已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以往的经验告诉他，一个女人的眼里一旦闪出这样的目光，是绝对不能相信的。于是，他立刻又一用力，试图要将这女孩强行推进车里。但这女孩用两手扒住车门，身体拼命向后缩着。吴明立刻警告她说，你再乱动，我立刻拧断你的脖子！

女孩说，不动，我……我不动。

接着，她又向他哀求，你就放过我吧，我跟赵强……也才认识不久，我对他的事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他在外面干了什么也从来不告诉我。

吴明已经看出来，这个女孩没有撒谎，她很可能只是一个做小姐的。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倘若不杀她，又该拿她怎么办？在这种时候，留下活口显然是愚蠢的。当时吴明来不及再多想，手里一用力，就将这女孩拎起来，然后，拉开车门塞进驾驶旁边的座位，又给她勒上安全带，就开起车迅速地离开了现场。这个女孩真的吓坏了，已经不知所措。她将身体蜷缩在座位里，只是不停地抽泣着。但吴明一边开着车，一边还是从她的嘴里得知了一些赵强的近况。看来他没有猜错，赵强这几年真的是混得不错。

他想，赵强直到临死前都没有想到，他竟然还会来找自己。

就在这时，前面的风挡玻璃一亮，一辆货运卡车哇地迎面驶来，又鸣地擦肩而过朝着后面驶去。吴明连忙将方向盘朝右一打。刚才在车灯闪过的一瞬，他从反光镜里看到自己满是胡须的脸。尽管他在事先已想得很周全，做事时也格外小心，却还是没弄干净手脚。他发现，自己的脸上溅了一些血点。这显然是赵强的血。直到这时，他才想起来，这是第一刀下去时喷溅出来的。当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人的血管里竟然有如此大的压力。看来是切到了动脉。他又想起那鲜血喷溅时的壮观情景。这景象他已在梦里看到过无数次的。

在吴明的记忆中，10多年来，直到这个夜晚才终于真正地喘出一口气。他感觉到从未有过的酣畅淋漓，甚至想找个没人的地方痛哭一场。后来，他将汽车驶上环城路，来往的车辆明显多起来。此时，他发现那个女孩已平静

了一些，正在一旁借着过往车辆的灯光偷偷打量自己。他知道，她一定是正在看自己面颊和额头上的疤痕。这些疤痕都是在一次火灾中留下的。这时，它们在若明若暗的灯影里泛着金属的光泽，看上去又多了几分凶相。

他回头对那个女孩说，你别乱动！

女孩立刻点头，又将身体蜷了一下。

他说，我刚才已跟你说过了，我跟你没冤没仇，我要找的是赵强。

女孩鼓起眼瞪着他，在座位里缩了缩说，可是……你为什么找他？

吴明注视着前方，又面无表情地说，这不关你的事。

接着，他又说，只要你别找麻烦，我不会伤害你的。

3

吴明说，在这个夜晚，一城的灯光很快就都甩到后面去了。

他开着车驶上了通往市郊的公路。

这时，雨更加大起来，前挡风玻璃上响起一片雨点撞击声和雨刷器忙碌的呼呼刮动声。吴明直到这时才觉出自己渴得要命。刚才由于紧张，在见到赵强的那一刻也由于愤怒和仇恨，浑身的血液都像汽油一样沸腾着燃烧起来。此时，身上的水分已被烧干了，蒸发尽了，他感到喉咙里快要冒出烟来。他回过头，朝驾驶座位的两边看了看，借着仪表盘上微弱的灯光，他发现在座位的下面堆放着一些花花绿绿的饮料，其中还有几瓶蓝带啤酒，是那种深棕色的矮墩墩的玻璃瓶，一眼就能看出是原装的美国货。

这小子，倒挺会享受！

他在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

他一手扶着方向盘侧过身去抓起一瓶啤酒，用牙齿刺地咬开盖子，就扬脖咕咚咕咚地喝起来。啤酒像雨水一样冲刷着他的神经，使他感觉清爽了一些。

这辆黑色的凌志车虽不是最新款，但车里的设施和气味却透出一种奢华。如今开这种车的多是一些真正的有钱人，他们家底殷实，腰缠万贯，唯恐露富却又不愿太委屈自己，就开这种外表不太招眼而暗里却货真价实的大凌志。这种车开起来像宝马一样轻快，而坐在里面又像奔驰一样舒服。

可以看出，赵强这几年是真的发财了。吴明边开着车边想，这样也好，他就是想给人们，尤其是警方，造成这样一种错觉，赵强在生意场上肯定会有不少仇家，他这一回不过是为财而死，或被什么人因为追债才害了性命。

吴明说，在他见到赵强第一眼时，心里立刻踏实下来。他事先已经想好，先不告诉赵强自己是谁，他想在他这里验证一下，看一看自己现在的这个样子，是否确实已让当年的熟人辨认不出来。果然，赵强竟丝毫没有认出他。在他拉开车门将身子探进去时，大约有一分钟，赵强就那样与他面对面地相互注视着。他甚至可以闻到赵强嘴里呼出的高档白酒与龙虾或海蟹混和在在一起的气味。他发现赵强胖了，像个中年人了，脸上似乎还有些浮肿。

他冲赵强微微一笑，然后说，你猜一猜吧，我是谁。

赵强又很认真地看了看他，然后摇摇头，客气地说，朋友，我猜不出来。

吴明说好吧，如果你真的猜不出来，那今天就只好糊涂着死了。

赵强的脸上立刻抽动了一下，显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他说，朋友，想要什么你自己拿，钱，女人，只要把命给我留下。

赵强在说到钱和女人时，还把头朝自己的身边歪了一下。

在这个晚上，赵强的身边确实带有一大笔现金。吴明知道，赵强刚刚去一个生意伙伴那里收账回来。放在他后面座位上的那只鳄鱼皮箱里，至少装有40万现金。但是，吴明直到这时才注意到，在赵强身边的副驾驶座位上竟然还坐着一个20来岁的年轻女人。在他看到她时，她正用一种惊恐怨恨和愤怒的目光盯视着赵强。她肯定没有想到，这个赵强竟会是这样的人，还没到哪里，就先这样轻而易举地把她推了出去。但是，吴明这时已顾不上再多想，他从看到赵强的第一眼就已经意识到，这一晚无论再发生什么事，都已无法再使他改变计划了。于是，他将手里的土造手枪扔掉，一把抓住赵强，就将他从车里拉出来。赵强却并没有害怕的意思，有一刻，他的脸上还掠过一丝庆幸和松弛下来的神情。

显然，赵强是误会了。

赵强肯定以为，面前这个大胡子男人把手里的那支土造手枪扔掉，是改变了杀人的初衷，或者说本来也没打算真要杀掉他，现在，这个面无表情的男人已经达到了目的，又对车里的钱和女人发生了兴趣，他将自己拉出来之后，跟着就又会不顾一切地扑进去。所以，在赵强被拉出来时，还做出一副给对方腾地方的神气，然后站在雨里摇摇头，那意思似乎在说，这不就结了么？老兄，有话好商量，何必这样动刀动枪呢！

但是，关于这支枪，赵强又一次误会了。

这只土造手枪表面制作得粗糙凶悍，似乎具有多么强大的杀伤力，而实际上它不过是一根铁管绑在木块上，仅此而已。吴明在挥舞它时，只是为了让这辆凌志车停下来，所以，此时他扔掉它，也就并不意味着赵强的危险已经过去。

赵强并不知道，他真正的危险才刚刚开始。

吴明把赵强拖出车外，突然一用力就将他按到地上，接着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就出现了一只精致的保险刀片，是安装在刀架上专门供男人刮胡须的那一种，菲薄灵巧，锋利无比，此时它在雨中越发被映得寒光闪闪，让人看了心惊胆战。与此同时，吴明用膝盖狠狠抵住他，腾出左手嗖地拽出一条毛巾在他眼前晃了晃。赵强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

他颤抖着声音问，你……究竟想干什么？

吴明歪嘴笑了笑，说，不干什么，我只是想给你刮一刮胡子。

赵强的裤裆里已经散发出尿骚的气味。他直到这时才醒悟过来，面前的这个大胡子男人并不是什么江洋大盗，也不是拦路打劫的普通毛贼。显然，他是有备而来的。他意识到这一点之后，立刻就做出一副示弱的神气，躺在满是雨水的地上，虚弱地说，朋友，我不知你是哪一路的，过去要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说个价，我认赔就是。

吴明用手在他的脸颊上拍了拍，温和地问，赔？你怎么赔？

赵强突然瞪大两眼。他似乎听出来，这声音有些耳熟。

吴明又轻轻笑了一下，说，是不是认出来了？

赵强的嘴唇颤抖了一下，你是？

对，吴明点点头，一笑说，我现在的名字叫吴明。